思旋天地 思旋

補腦工程

「香港文化」既有國際元素，也包含過百年傳統歷史，中西合璧，猶如充滿傳奇背景的一顆「東方明珠」。

當年因戰亂等原因，人口大遷徙，一群逃亡中國人遷到這個只有一千一百零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由於《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中國不得不把小漁港交給英國人管治，這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香港歷史背景。「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熟讀自身「舊書」有助於明我以德。「殖民化」教育本是「去中國化」，回歸以後繼續「去中國化」，就是一種倒退。「去中國化」是一種狹隘的想法，使「一國」下的「兩制」受到傷害，嚴重者會使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並以中國色彩為恥，把一切有中國色彩的人和事物去掉。不少人着眼於兩地文化差異、內地食物安全、環境污染等問題上，把「我是中國人」身份看成身上胎記，很礙眼，以為動手術就可與它「割席」！

把下一代栽種成無根樹苗，後果嚴重，各位家長請三思而行。以「去蕪存菁」心態對待民族歷史是不切實際，應以史為鏡，才知興衰，才得教訓。近代史當中仍有很多論點還需時間引證，但如我們以學習了解戰爭史實，感受抗戰革命艱苦，必有另一番風景，與其說是「洗腦教育」，不如說是「補腦工程」。

現今青年問題、學童抗逆能力問題等已為社會搖響了警報鐘。下一代健全人格發展，比知識增長更為重要。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的「人格發展論」指出，每個心理發展階段也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人格建構包括很多部分，大家以為培養孩子淵博知識、邏輯思維、兩文三語就足夠，但還是缺了一塊重要拼圖，那就是「自我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一個概念，指一個人對於自我特性的表現，以及與某一群體之間所共有觀念的表現。在多元的選擇中，如何自處，如何選擇，實在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香港政府及各界每年大灑資源於青年工作，希望培育正確價值觀的接班人，今後應更準繩地做好歷史文化教育工作。

過往國民教育缺失，現在急起直追，為時未晚。提供豐富歷史文化土壤，以五千年華夏文化為盤根，正確了解國家發展和政策方針，就是下一代長成茂密茁壯樹林的好養分。

隨想國 興國

激勵

人都有惰性，所以需要激勵。如果缺乏激勵，惰性就成為慣性，一直怠惰下去。

電視節目也是這樣，習慣看那些節目之後，就養成慣性收看的習慣，沒有外來刺激的情況下，不會轉台。亞洲電視就是在人們慣性收視下，愈來愈少人看，終於在擾擾攘攘了一年之後，熄燈結束了。

一台獨大的聲音，在香港市民口中，已叫了很多年，但叫不出激勵亞視改進的決心，而無綫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在年輕人眼中，被認為不思長進。年輕人最盼望的，就是趕快有新電視台來刺激一下無綫，讓其在競爭下，製作多些適合年輕人口味的節目。

如今，ViuTV99台終於啟播了，一台獨大的情況開始有了轉變的契機，香港，不再只剩下一間免費電視台了，觀眾多了一個選擇。我看了一下新免費電視台的預告，看來頗適合年輕人的口味。如實況娛樂的《跟住矛盾去旅行》、《G—格鬥會》、《慳啲啦Honey》都非常可觀。如果能爭取到打破收視的慣性常規，就能起到激勵的作用，讓友台要謀良策了。

不過，年輕人口中的不思長進，多數都是指自拍劇集未能切合時代的需要，引起他們觀看的興趣。王維基曾經拍過劇集，可以說深得年輕人的歡心，但可惜一鳴驚人之後，似乎就無以為繼。如何發掘好題材，如何寫出好劇本，如何拍得出色，都需要電視台去培養人才，才能後繼有力。

我相信，港人都希望新台成功，起到激勵的作用，讓更多創意在電視上充分發揮，在兩台創意互相激勵下，令港人刮目相看，達到雙贏。

琴台客聚 胡野秋

給生命多一點尊重

這些年來，網絡上虐待小貓小狗的視頻不斷地出現，看得多了，一些網友在憤怒之餘也有些麻木了，還有一些網友在怒極之後卻又無計可施，便選擇不看，覺得眼不見為淨的好。我便是屬於無奈的後者。

清明節這天，收到網友轉來的一個視頻，着實讓已經久不看此類視頻的我心裡狠狠地緊揪了很久。視頻畫面裡，一個男人拿着噴火槍在一頭活生生地站着的小牛身上燒灼，小牛身上被燒得冒起一陣陣青煙，疼痛的小牛踉蹌着想逃走，也許是疼痛難忍，並沒有走多遠，男人提着煤氣罐和噴火槍追上去繼續在小牛的頭頂燒灼，另一個男人拿着刀上前刮去小牛身上被燒焦的皮膚，小牛溫馴地低着頭擺着尾巴，身上血肉模糊，地上鮮血淋漓，周圍的人一邊議論着一邊發出嬉笑聲。

視頻並沒有說那兩個男人如此對待小牛的原因是什麼，想來如此殘忍的行為肯定和食物的美味有關，也許就像從前聽說過的打開猴子的天靈蓋取食猴腦一樣。

在我沒有開始素食之前，我也吃過各種肉食，所吃的肉食都是從市場買回的「五淨肉」，並不曾親手殺過生。但我小的時候，曾到父親單位的食堂去看過殺豬的過程。殺豬的師傅是專程請來的職業屠夫，他們事先把要殺的豬用結實的繩子綁起來，殺死了以後才用開水燙皮、拔毛、開膛破肚等等。是否因此才有「死豬不怕開水燙」一說？據說好的屠夫屠殺牲畜的時候都是眼疾手快，一刀下去牲畜馬上就魂歸天國。屠夫的解釋是如此除了讓食肉乾淨、減少腥氣外，主要是為了讓牲畜少受罪，死得沒那麼痛苦。

網上曾經流傳過一句冷笑話：「我好不容易爬到了食物鏈的頂端，你竟然讓我吃素？」所以，我並不因為吃素而反對別人吃肉食，畢竟，人類選擇作為肉食動物也算是身為動物的一種本能。幾十年前父親單位食堂請來殺豬的屠夫，他們以屠殺牲畜為生，但他們入行學習的第一項技巧，就是不讓牲畜死得太痛苦。如今的肉食者，起碼也可以在想滿足口腹之慾的時候，不要虐殺自己想吃的動物吧。

因此想起了一個朋友的經歷。

朋友的母親生了他們兄妹二人，因為她和朋友的父親關係不好，便把對丈夫的怨恨發洩到兒女身上，對幼小的的兄妹兩人輕則罵，重則打，連妹妹養的小狗也未能倖免於難，被他母親在一次盛怒之下狠狠地踹了一腳，小狗被踹成重傷，掙扎了兩天之後終於死去。

朋友的母親把虐待孩子當作報復和激怒丈夫的工具，平日對他們兄妹的打罵尚在其次，最可怖的是一次在和朋友的父親爭吵之後，趁人不備，把妹妹抱到河裡去摁在水裡，想把妹妹活活淹死，若是沒有人及時看見阻止的話，朋友的妹妹或許就這樣死在親生母親的手裡了。

朋友六歲那年，他的母親終於拋棄他們離家出走了，一走十幾年杳無音訊，幸好兄妹兩人在父親的照顧下順利地長大成人，並都有了各自的成就。而多年以後，他們才終於得知他們的母親已嫁作他人婦，另有了一個家庭。

在我看來，這位母親和虐殺小動物的人並無不同，他們都是同樣的泯滅了人性中最基本的善良，對生命缺乏愛，缺乏尊重。

我並不信奉佛教，但我對佛教中的因果報應深信不疑，我相信，終有一天，他們都會嘗到自己種下的惡果。作為一個普通人，很多的事也許我們做不到，但是「食者不虐殺，養者不拋棄」，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該是舉手之勞吧？

本周一是清明節，一個祭奠與祈禱的節日。藉着這個節日，一併祭奠那些逝去的曾經在這世上苦過的靈魂，希望我們所有的人都能盡一點力，給生命多一點尊重，讓這個世界多一點愛，多一點溫暖。

百家廊 雪櫻

春天到，薺菜香

過去，每年春天，母親都會包上幾頓薺菜餡的水餃。掐着日子，她去附近的苗圃挖薺菜，回來時腿腳上沾滿泥巴。擇洗、篦水、剁碎，剁的時候，菜板震得噹噹作響，那響聲悅耳入心，彷彿是春天的律動。水餃出鍋，裝盤，顧不上規矩，我用手捏一個放進嘴裡，咬得滿口都是油，野蔬的清香徐徐散開，味道好極了。這幾年，苗圃改建成了公園，沒有地方挖野菜了，關於薺菜的回憶我卻經常想起。

上小學時，母親經常帶着我去對面的校園裡挖薺菜。拎着花布兜，帶上小鏟子，如果剛剛下過一場春雨，我會換上漂亮的雨靴。那雙綠色的、帶有蝴蝶結的雨靴，是父親花了半個月的工資給我買的，我視為寶貝。校園很大，教學樓前後空地上的薺菜比較集中。我跟在母親身後，她背着手掃視一圈，看哪個位置薺菜多，再蹲下身來用小鏟挖薺菜，一鏟一鏟的，好像鏟起來的不是薺菜，而是地氣煮沸的一鍋野味，讓人頓感春天的慷慨。遇到大顆的薺菜，需要用力地挖，一下不行，三五下、七八下，才能將它收服。挖上一會兒，母親站起來直直腰，我趁機搶過小鏟子，以為是很輕鬆的事，沒想到卻被卡住了，那薺菜像是施了魔法一般貼在地上，怎麼也挖不起來。母親見狀，手把手地教我怎樣挖，薺菜像被馴服的孩子似的，立馬變得俯首帖耳起來。掌握着要領，我用手也能挖薺菜，雖然比不上母親的速度，但收穫也是蠻大的，還經常挖到麵條菜呢。

我跟着母親低着頭挖野菜，突然響起一陣急促的下課鈴聲，教學樓裡立刻沸騰起來，學生們像是衝出籠子的小鳥，獲得自由。趕上他們做廣播體操，我會踮着腳尖，透過冬青叢，遠遠地望着他們做廣播體操。那些大學生顯然不曉得我和母親挖薺菜的樂趣，而我，記住了廣播體操的音樂，記住了下課鈴聲，聲音在耳畔迴響，飄着野薺菜的清芬——還有母親的味道。

挖的是薺菜，也是春天。難道不是嗎？誰能有足夠大的權利把春天搬回家呢？在自然面前，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無視春天的苦心饋贈，覺得只要擁有金錢，什麼都能買得到，這種狂妄，實在可怕。「春天的種種綺麗風情，像上蒼賜給每個人的一塊澆了蜂蜜的小薄餅，沒巴掌大，就算一抿抿地舔，也有舔光的時候。」春天孕育太多美好的東西，永遠比我們想像得要多。很多人卻不懂得拱手承接，不善於發現細美，不知道如何惜福——要知道，一顆顆薺菜中，也飽含着造物主仁慈而豪奢的美意啊——上古時代，薺菜是文人們的雅趣；困難時期，薺菜是窮人家的美味；艱苦年代，薺菜是飢寒者的食糧。

「提着籃子，邁着輕捷的步子，向廣闊無垠的田野裡奔去。嫩生生的薺菜，在微風中揮動它們綠色的手掌，招呼我，歡迎我。我再也不必擔心有誰會拿着大棒子兇神惡煞似地追趕我，我甚至可以不時地抬頭看看天上吱吱喳喳飛過去的小鳥，樹上綻開的花兒和藍天上白色的雲朵。」這是作家張潔挖薺菜的感受，薺菜個個帶着綠帽：「春在溪頭薺菜花」，使她看到了希望，「十年浩劫」的烏雲散去，獲得心靈的超脫。

汪曾祺先生筆下的薺菜，瀰漫着濃郁的野蔬味道，激發人們舌尖上的慾望，讓人徒生品嚐的衝動。「薺菜大都是涼拌，炒薺菜很少人吃。薺菜可包春卷、包圓子（湯團）。」先說涼拌薺菜：「薺菜灼過，碎切，和香乾細丁同拌，加薑米，澆以麻醬油醋，或用蝦米，或不用，均可。這道菜弄成寶塔形，臨吃推倒，拌均。拌薺菜總是受歡迎的，吃個新鮮。」汪曾祺的家鄉在高郵，是個窮地方，災荒很多，主要是水災，家破人亡，賣兒賣女的事是常有的。可見，那個時候能夠吃上薺菜，絕對是一種奢侈，度荒、嚐鮮。後來，汪曾祺在北京一家有名的家庭餐館吃過一道名菜：翡翠蛋羹。「一個湯碗裡一邊是蛋羹，一邊是薺菜，一邊嫩黃，一邊碧綠，絕不混淆，吃時攪在一起。這種講究的吃法，我們家鄉沒有。」儘管翡翠蛋羹好吃，但他念及的仍是高郵的薺菜：蘊藉着鄉土鄉情，輕輕咂摸，迤邐出一片綠色的往事。

我最愛吃薺菜素餡水餃，放點蝦仁也可。薺菜肉餡水餃，肉味會沖淡薺菜的香氣，吃起來有些油膩；薺菜餛飩，容量較小，放不進多少薺菜，吃起來自然不夠味兒。所以，還是薺菜素餡水餃過癮，薺菜餡多，色澤也可人，擱在蓋墊上，水餃碧色通透，氤氳出絲絲裊裊的清香，是沁入心脾的清爽，也染綠了人們的心靈。

薺菜屬於鄉野，泥土是它們的情人，一經春雨這位紅娘的牽線搭橋，便成就一段美好的自然姻緣。而大地，是薺菜永恒的母親，一旦脫離，薺菜會找不到方向，像那些闖進鄉村的城裡人，無所適從。

今天，人們吃薺菜，是大魚大肉、海參鮑翅後的調劑，當然也是養生。其實，這方面，古人是我們的老師。李漁在《閒情偶寄．飲饌部》中記載：「吾謂飲食之道，膾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漸近自然也。」吃薺菜，得清歡，也是接近自然的途徑之一。薺菜是《詩經．谷風》中先民的理想，「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薺菜是晉代夏侯諶的頌揚，「鑽重冰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薺菜還是蘇軾的專屬美味，他曾盛讚「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詩人陸游則視薺菜為珍品，封他為食神一點不誇張：「日日思歸飽蕨薇，春來薺美忽忘歸」，而「小著鹽醯和滋味，微加薑桂助精神」，堪稱食薺的最高境界。我最偏愛袁枚的《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叫人心生感動；最玩味兒的是鄭板橋的《大手筆》，「三春薺菜饒有味，九熟櫻桃最有名。清興不辜諸酒伴，令人忘卻異鄉情。」一個「情」字，流轉出縷縷鄉愁，傾瀉出勃發生機。

歷史上，與薺菜情緣最深的當屬王寶釧，為了愛情她被父趕出家門，遷到郊外的五典坡，寒窯十八載，吃遍野薺菜，直到從軍的薛平貴歸來團聚，讓人不禁感歎：愛情之絕唱，人生之悲愴。想想，有個女子為堅守愛情靠薺菜充飢，後人從中多少獲得些許啟示吧。

總有一份情愫縈繞在心頭：兒時母親帶我去校園挖薺菜的場景，浮現在我的眼前，使我想起做廣播體操的音樂，想起清脆的下課鈴聲……此時，望着母親蹣跚的腳步，我竟莫名地傷感起來。薺菜的味道，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引用大文豪托爾斯泰的話說：「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裡。」

■薺菜莖厚葉綠。 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演奏級菜譜

朋友請客「沖菜」私房菜，老闆兼大廚葉沖一身瀟灑，似藝術家多於似大廚。

做得私房菜，都是隱世高人，經歷歲月的磨練。沖哥背後有高人，師父是著名廚藝家「陳家廚房」陳紀臨及方曉嵐，陳氏夫婦是第一代食評家「特級校對」陳夢因的兒子和媳婦。陳氏夫婦近年推出《特級校對陳家廚房》食譜逾十本，介紹逾六百款中國名菜，人氣強勁。

沖哥是陳紀臨夫婦的入室弟子，他秉承師父追求食材真味的理念，經營私房菜有聲有色。比方他的「豆酥桂魚」，用新鮮桂花魚，讓食客品嚐到食材鮮味。其製作理念是，愈簡單愈好吃。

入室弟子如何「入室」，原來有段故。沖哥本來經營包裝印刷生意，與外國公司打交道，每年都多次往外國公幹，當然少不了品嚐美食。三年前一次在元朗找吃的，遇上了陳紀臨也在找美食，葉沖對美食有追求，熱愛古典音樂，又嗜攝影，因而與廚藝家結緣。陳紀臨出食譜，葉沖花了半年的時間，為陳紀臨的菜式拍攝了二萬多張照片。

六個月對着菜式的誕生，沖哥拍攝每一工序，看多藝熟，很自然成為陳紀臨廚房的入室弟子，從此進入了廚房。沖哥煮糝一起，每周都要請客大顯身手，太太說，「你這麼喜歡煮，不如到外邊煮個夠。」經太太一言，沖哥決定全情投入私房菜。

入廚三年的飛躍，本身就是一本傳奇。沖哥坦言，他是按着師父寫的書做菜，做兩三次就可以掌握，當然他有師父的熱線，隨時可以請教。不過，沖哥有自己的特點，做管理工作多年，工序安排是他的擅長，比方他的私房菜，以蒸、燉為主，很少做小炒，這樣便可以有充裕時間做準備工夫，保證菜式的水準。

還有，沖哥學鋼琴，他知道學生對譜彈琴與大師演奏是不一樣的。學生對大師作品，就是看不明白，彈出來的樂章沒神韻；沖哥的鋼琴造詣去到演奏級，看食譜如看樂譜，比較容易理解和昇華，他以理解樂譜的方法去演繹菜譜，三年廚藝私房菜，就是這樣煉成的。

翠袖乾坤 連盈慧

Unfriend好友的古人

去年facebook最常見的英文名詞是Unfriend，也就是網友和網友之間，因為對方政見不同，其中一人主動終止文字上的交往。這些網友有互相認識的，也有不曾見面的，不認識的，Unfriend以後各不相干，認識的，在彼此都共同出入的團體中，見面時各持己見，承接鍵盤烽煙，吵個臉紅耳熱，容或有之。基於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大不了你眼中無我存在，我眼中看你透明算了。

大是大非當前，誰主動Unfriend，也不過是誰先行一步，沒有誰比誰優勝，被Unfriend那一個，樂得指頭少做工夫，也必欣然接受。平心說，Unfriend也是美麗行動，劃清楚河漢界，總好過見面敷衍，大家口不對心。

通常朋友間沒有什麼深仇大恨，也不至於到了絕交這田地，因朋友好到受不了而絕交才奇怪，可是竹林七賢中那個嵇康，就因為山巨源薦他做官發起脾氣，投下跟山巨源絕交的自白書。

做官嘛，從古到今，多少人夢寐求之不得，飛來偌大的金飯碗，已來不及歡天喜地，哪有這麼一個不識趣的嵇老生？

康爺爺的理由是：我兒子十三歲，女兒八歲，需要在家享享天倫之樂了。

我清茶淡飯，優哉悠哉，園林中看鳥觀魚，彈琴喝酒，日子多麼寫意，你何苦逼我像你一樣穿上一身累贅的官服，天天上朝三跪九叩面聖，跟那些口和心不和的同僚大臣混在一起，你做官不嫌臭是你的事，可不要拉我落溝，害我不得超生，死不了也要瘋狂。

寫得一千八百字，當中自然表明以老莊、孔子為師，心儀許由那樣清高的古人為友，山巨源怎不給「嵇瘋子」噴得一臉灰。話說絕交只是一時之氣，其後二人仍有交往。可是嵇康瀟灑了一生，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身後留下悲劇，還得靠這個他瞧不起的做官朋友山巨源照顧兒女。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有愛的地方才是家

近年的奧斯卡頒獎禮新聞多多，但人們一邊批評乃至抨擊、蔑視，卻一邊捧場，無他，它的強勢地位和影響力成為最佳的曝光舞台和促銷機器，所以，跟它沾上點邊的人和電影都引起人們的興趣，分別獲本屆最佳電影和最佳女主角提名的《布魯克林之戀》是其中之一。

顧名思義，這是典型的愛情故事，背景卻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那是戰後百業待興的年代，也是充滿機會的年代，問題是你如何看待生活和前途。生長在愛爾蘭小鎮的艾莉絲（茜爾莎羅倫 飾）雖然芳華正茂，但在保守的家鄉卻找不到工作，在姐姐的鼓勵和協助下，踏上前往大蘋果紐約的客輪，在聚集了眾多移民的布魯克林區定居下來，尋找新機遇。

年輕貌美加上性格純良，不但討得借宿女主人歡心，也很快找到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的工作，更在夜校進修。光怪陸離的大都會令她大開眼界，然而，人在異鄉的孤獨卻令她難熬，想家成為不可避免的心病，在迷茫之際遇到另一位意大利移民家庭的小伙子，很快墮入愛河。有愛同行，令她找到家的踏實感和幸福感。

但好景不常，遠在家鄉的姐姐突然病故，艾莉絲不得不回愛爾蘭奔喪，並陪伴孤獨的母親。留鄉期間，她重溫友情，並遇上了另一個默默愛她的紳士般男人。於是，年輕的女人不但要在兩個男人之間，也要在親情和愛情之間，甚至在純樸的家鄉和摩登的都會之間作抉擇……

電影中，機會處處的大都會紐約和保守安穩的愛爾蘭小鎮形成對比，人情、風光、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等截然不同，艾莉絲經過一番掙扎，終於由心出發，選擇了有愛的地方。

乍眼看來，這是一段傳統的愛情故事或尋夢故事，但其實是講一個女孩／女人的心理成長歷程，雖然去紐約並非女主角的本能意願（是姐姐的安排），這經歷卻令混沌而青澀的小鎮少女在體驗過離別、思念、孤獨、徬徨、掙扎之後，找到自己和自信，蛻變為勇敢去愛的成熟女人。

紐約之旅不僅僅是尋夢，更重要是成長。電影中有兩幕對照——艾莉絲首次登上客輪時，又嘔又吐又拉，幸得同房年長女伴的照顧和安慰，過海關時也有好心人提醒；重返紐約時，已成長的她亦以同樣態度和方式對待另一位新旅者……這小小一幕猶如為畫面添上了點睛一筆，意味深長。